朱太復乙集

朱太復乙集卷之

書

丙申又三首

復黃葵陽座師

入　朝適逢艱難上不忍負

主下不忍負先生揮涕狂言幾受虎咥天地大仁

賜七尺還空谷長春入道五年矣昔人尚遺榮棄

官求長生

主上顧寬放之出雉下樊曳龜于塗適得本性抑
道與貌天與緣弟子欣然幸矣為禱于病避暑白
河九月盡到岩守　嚴命為庶家于田間散慮在
市不敢入公府枉綏招飲引義固謝誠不忍以一
犯
主怒自悻悻為名抗
天威以陵人竊以為不厚無上非是小園在玉湖
東餘不溪上山水勝會四隣漁父鼓枻自歌不見
問三閭此致計靈均未識也新歸稍理靜業未及

東諤侍誨辱師臺遠問索居感泣先肅附謝未書

東言

復少司馬許敬庵先生書

東報亟時都人士盡憂銅鉈狂生賁灑血欲赴死忍言退樂葦羨乎有氣無術言出被放自恨不致轉圜罷錮宜承空谷衡門歸老甘心矣餘息無恙每念天地恩乃七尺愧負曹御史耳門下大儒稱賢于進不使天下長者短氣掩阜乎皇恐皇恐民往領衛生教稱止止道人五年方之内萬物土苴

損之又損服膺廉讓遁之近屏城南溪間農漁昵狎相與熙熙鶉居雀躍至寶在我天下何思何慮手門下言處完性命出樹經濟民以性命一也當出未嘗不處處又安所營出妝神歸一役役為勞有之似未如其忘之也乾象不息道經若存故未易幾要志如而已顯隱山河隔絕何日執拂請證企甚企甚大疏格心至言小夫負氣者愧此曉人矣敬謝遠教不盡衷言

復守道參知張鳳梧公書

黍藿村阜自来不睹官府威儀忽枉干旄雞犬盡驚當時問靈均澤畔獨漁父耳安得今日民遇此隆接乎欣娓欣娓賢非吏門何菓仰荅信陵或刎頸片氣千年猶在也授餐道故生平所歡唯是銅鉈赤丸之憂含哺相向而涕更無能起壽縢席作一温語慰籍矣三讀大草乃識代間正氣未銷忠賢不乏仰天叩首爲　國私慶張公田天意再睹今日手謀野無能代斵可耻抑難屢詢芜雅意妄加增定別録一本并原草上裁未敢謂潤色允當

頠加斟酌鄉望沈觀頎中丞道素澹然出足濟世居堪範俗書院延師齒德允宜謹薦

丁酉計九首

答茅薦卿書

讀東檄泣十日矣　中朝猶自晏然無一開口借劍政鑒吾等覆車可士氣須至此世當奈何澤中揭鋤一呼郎沸六合足下無狃小此東方内臣武人乘傳橫擾天下此日一動亂人易耳僕前疏固示亢海窺于外勝覺起于中當作何銷之梅福張

原缺

政令卜居水西周客非船不至不謝轉少鄰叟樵野山川清曠盡合道心道民閭門料理眠食天遊晏然日損日進不復知歲安復知世近結一道含臨清池種蓮花周繞竹木菓藥半畝之內致足樂也無用金谷從無須桃源枯寂豪奢總為客寄耳之初謂何如何時相忌一乘船載酒乎騎驢後中事紛紛到此此日出處固自不請忍復無暇外憂采山乃至吾鄉此中故潢池再弄矣旦夕反側非復震鄰隱人無江湖念一丘壑不保當如婦子何

鹿門吳門更在何地此亦至憂

謝旁縣侯書

旁邑山民竊聞君侯高義有年民無似漫遊垂老矣高山之思淂結於四方賢豪豈以當吾地而失之往者疾病三歲枕席門外之交如埽以令乃棄為庶居田中荷鉏持竿周還有情仰與冠帶之倫絕矣溷泥落萁兩不敢賦土室自閉猶憂不免焉曾敢因罪為狂翺翔鞅鞅居為名非此日憤言之初心違昔賢忠諫之請共乎乃遽以為君侯憂損

奉賫書遠使而問諸野君侯引節誠至高非民之可承也昔者文侯謳主陝于辟廬王弘賢令陶公匿跡説者講二千之峻也殆甚適以增兩主之高要其狐品介操耿耿不可及也而民琭琭風波望寔無企二三敢作厲物慢上而絶于賢者乎謬命引啓適會亾何耳飢渴私誠恨阻仰達坐而領賜益愧本志蓋聞曾子嚴溝壑之汙閔氏違口腹之累此皆為不知己設耳非所論于同方之交緇衣之遇也然而民赧然不敢拜者何也草莽不倫於

幣聘之士也竄流不可以罪而受既也不相見而食于諸侯羞也杜門廢禮而饔飧陋也自還澤畔半歲內至宗黨外為公府孰此硜硜以冒抗命之罪久矣雖御知已于君侯佩之心耳敢及物乎民狙性不便于衣冠攜病不勝于服駕一行截罪長隱老矣門下必欲被而用之是好馬者買及死骨也骨已死矣誣駁為駿世莫能辨人耳含氣未絕底裏立見試而不中豈獨為牝牡之累哉虞竊經名徒抱熱血投世不諧啾時無策仰首 國步啃

有浩歎其在周行二三賢傑圖之民身故矣幾垣矣何力之與焉家素無業喪難速貧韓長孺不通武安死灰終不復然世態茫茫今古不應殊民好道違命飲犢自保上勲縣注有感而已升沉遼絕徹席何由臨書哽塞

復黃蘖陽座師書

桑梓相違羨墻在望緣䠞道悅虛室止止復厭觀遊天下猶是蓋勲在歸求逐疏澗函丈耳里居之後並無外交杜門蒿塞烏雀爲隣春方入關習尸

居斷勅家人塊然形立使至隔扉上詢知吾師亦
初屬出定未審圓覺緣同皈何宗指要亦究竟真
常道一而已南禁西謁有期謹當獻義上印發霞
至欣至望一行入山久謝操華師命嚴重兼以東
烽未息故痛隱然永棄湘纍難忘宗國此屬道心
正性無可遣理領示輶軒集志披攬土疆憫亂震
鄰不自知淚灑三韓也寬假涉旬草創呈削唯所
財之民自歸田戴罪伏莽絕通官府亦樂静偷閒
性則有癖謹復明問要積心可剖會無路忝愧恨

莫踰

謝廣德太守段猷顯書

明公治郡與茗分國而次又諸生李熙載祖友也往来聯席談許得聞次公頳川異政如遊黃龍神爵閒偶因命筆借附鋪張非如孟堅東觀業得為循吏不朽也奚詎當大賢齒頰謝哉皇恐皇恐數年嘗期李生一名為登躡天目敬亭因從明公執鞭資穈履善病習靜足稀門外至今為癈人分錮巖石老耳遠遊投謁文公府千士大夫非折巾方

爲逆民之務也三歲傾渴徒成夢寐民自放還引
罪屛跡地方君侯名帋不敢通賜遺不敢拜守固
陋奉民禮塊然一年矣明公辱況出於四方知巳
臭味之及敢不下拜然民老無用生性竊懶既居
田野怡然小人之事雜治保庸耕作鄰里農父漁
者外非吾友也曩時指天畫地慷慨片氣今白室
銷盡唯識喫飯安枕兵報日至掩楮不忍視即書
淫吟癖故天性也日損至無几案鼠汙書牘蟫敝
晝夜兀坐而機發于踵休休自樂耳如此人豈複

辨作分外而明公尚欲引之古寘於何地乎皇恐皇恐代問三不朽望於大賢努力匡濟世艱遠振古業山中桂樹叢生不蔽芳問之入也引首佇之佳篇惠教讀未竟已對大曆人物新聲溺耳荒塗千古名賢有意振之文未表也一尊細論是在何日可任悵悵

寄大鱸張鳳梧公書

民無龍德高隱悞辱明公薬公之好不敢自附蘭臭然羨墻鄙思日進有之當朝車北征民方病瘡

不能强起拜于郊外又不能裁數行上陳入秋遠
遊久踈候問頃州貳守潘公民姑夫也以事還里
仰詢道履知在吉祥方天下眷眷老成舊德半遺
空谷屈指如明公晨星無幾幸唯飽飯自愛以爲
寢謀四海望之吳家姑夫逸才醇度井渫不食而
職就覺御頑其志有卓然者欣托宇下鑒拔渝袚
自明公士元之好且其邁種幹盤明瑩淂之按部
必真民亦拙夫無能由爲親行然也信便附寄疏
麻縣計名德徵遷旅蘆隱去[illegible]拔青天流湃

流涕

邀馬長孚書

發之初眷書聞長孚自洛中至喜躍欲狂作此二
千里度江勝遊自是度外人風流吳越歷幾處矣
探名山應薰訪名士長春稱羽客逃名難此之初
稽吕相思不在之初下吳興佳山水昔人所賞卜
居盡為吾有就李乎土耳之初此不及吾足下宰
無意乎顧渚茶初摘是御品棲賢笋如白雪天下
所無峴山溪中槎頭大如笠無減襄陽三白名酒

里中獨有烏氏程氏遺法富人釀若甲三吳邑味如清泉道民有數烟家家可乞一甕方在春暮桃花正開爽映山水間與足下乗一艓載酒兩頭随波泛泛觀游士女謳歌此供給自不薄此樂亦中土人士所未覩也調飢日久同病相憐只尺間何忍棄作河山想應念之世中政以獨清獨醒置吾等滄浪間無相負此遊尒

送吳允兆書

去歲　國難與足下倉皇出門今難浚亟矣子行

我留昔人一西向哭今有北向泣耳道人無用貴
官亦無心功名然被　朝廷章服十五年矣今受
天子餘生又二年未已豈得與林栖草笠之夫優
游安卧待清心知無用萬目不免所受天地正性
安能奄奄作白日鬼乎追憶長安舍中杯酒對泣
輙令腸結足下逸民也冠帶之士彼獨何心足下
行必為世用吾無助足下昨坐有客執手語殊倉
卒要亞夫留侯兩言可味也足下身在局外政可
相機擇人陰中出處便隻千古慎之勉之太平有

望山中人安啖胡麻飯是公等豪傑之賜也意足下或當歌出塞塞上苦寒道氏有紫貂帽尚新好奉歙胡風道單衣過大雪此物政無用莫令擲還欲作流血歌送別比方靜闌嗣音相寄耳為致孝若豪侠少年傖攘中善自愛

答吳翁升

昔好雕蟲垂二十餘年刳心殺神垂死反而求之希夷進乎技矣故業久入塞馬足之下猶索之唐肆耶山林之中不知日月世界金穴丹洞何謂當其

時者為是往狂言亦復候蟲鳴耳實生則蟄適去順也何緣復有蒼生想耶足下念似未識吾意且養壽命者于無何之鄉日習枯槁玄虛不能復用滕轕人間老矣半生雄心逸氣銷落且盡立功已爾立言可知八斗詞名不易吾一黍金丹也足下謂何往燕閩州里風流知天目下有二翁時孝若允兆數數道聯手將過吾菰蘆間翁晉來不見小陸令人悵然忽奉惠書喜如空谷風騷感槩又何翩翩也已得道存何用目擊手道人未得陵虛且

沮遠遊足下往來郡城可無意南湖山水乎扁舟如問漁父能歌滄浪相俟

戊戌 計二首

答茅孝若脩禊社約書

脩禊偶一言致足下作如許多事奈何登臨賞集遂興而起政使王謝當年不至膠膠擾擾作軍政三五申也足下所言攢眉客僕今已為戴髮僧三讀社約殊多不堪道人學丹行功早晚不休而此會輙流連三日山林皐壤非吾真樂乃喪至寶一

不堪也吟魔謝遣已三歲興寄所會偶發如蟬鳴有耳而約三罰四限體限數限時僕非受罰人而勉其神所不喜則焚和傷性道家所禁二不堪也久厭豪華惡聽絲管諱臨妓席至如名山靈地尤爲點穢約中仍不撤禁終非雅集而羽衣竹冠坐臨其間可遺世咲三不堪也方外散誕獨往獨来或閉關採藥行往無常什六在外嚴律科條復在世法刻期限日罰格不赴反以燕游爲朝參雅集爲徵會山林爲公府耳四不堪也詞人入地不同

造境各異譬如僕好古直道繩人往往開怨府約
中擅場評品諸君推不及我則不忍無言及我不
易有言隱人方士毀譽善惡都付溟涬輒復緣小
技破傷齋物世人呼我發狂乎五不堪也人論僕
交寡僕自論道廣道人于物無可不可約中踽踽
擯人人何堪當假如外人反宗之某時繆耳其通
隱耳未咏弗謾何能絕跡是樹敵以蔓謗也道貴
神交俗多皮相意有所合或時緩頰犯禁六不堪
也鷄壇牛耳素所不欲道人昨言社是方外蕭散

往来設為形骸非人人中要識得吾心相照不可
今所集雖多勝流品藻採菁未究裏實久要多變
易若慎初濤康或至絶交儔侶不無相累此友道
殷鑒僕有慮之七不堪也道人首髮已白服丹漸
黄葉門斷家事入玄栖世中寂然一無好矣吾有
吾寶吾行吾志㕥鳥不厭高魚不厭深安能重向
人間流連光景嘯傲詩酒隨逐行隊稟受約束從
諸公名流賢豪伏此奢遨驚耀人耳目手名者造
物之忌才者世俗之妬妬傷吾外忌傷吾内養生

家所畏也僕往時二十年溪書𧁿詩惜足下晚不值今已老矣為謝足下容道人山中草服作社外遊客可耳請弗入名字請弗受盟約必欲相强且為漁舟桃源行矣道業甚大吾神甚尊詞名家舉甚細甚俗道人定不以彼易此足下謂此比妻子恩愛何如耶昔嘉賓能為人治隱具足下豈不能作道護忍使相妨拜詩大勝還家作幸甚幸甚㗇商山良淂道心然淚枯覔語耳

荅吴允兆長安寄書

悠悠不知都言允兆失所為主尚未敢然道貴相濟事或行權蓋公以清靜漢曹相嘉賓用權術佐宣武此是以水濟水而不為用今足下或用之用必扼其領入貲善其尾吾方冀望允兆未即任知不知也足下自愛無問世人足下入長安別我詩云不如為國殤今長鯨甚惡足下何無言近聞張相主收草澤異才江以南無如足下頭種種矣鷹揚及時丈夫努力取功名不在空議論也道民既違世用自知無復世念舍西隔溪臨碧湖結一玄

栖棄門索居勝寄好佳恬遊德園日長如年託此老矣胡麻飯米大饒善不復思食太倉粒也足下勿復念我已作救屍妻子人望在松桂何言竹帛乎所孝若北歸遺書道長安要人口報云人皆徒與也師受牛馬道何辭黨交態有知者盜嫂不復辯并告允兆同於此悉

己亥　計五首

報茅孝若書

春見允文用晦言孝若盛集脩禊方繪湖山十子

圖僕曰此事差當虎溪諸賢不喊宗雷直少陶謝游客點綴耳用晦曰太復宗門似遠公昨年故乃辭社見諸君議當襲遨以方內為主方外為客別畨古人一案故是新奇僕曰道民所固言黄冠竹杖往來社中或可可也造物見拘故在廢足神往形留勝事無助天妬湖山耶妬群賢耶抑為群賢擯棄也卧牀三歎曲水一歲一集玄栖滌攬無日無佳足下輩宵惠然道家貯天酒相待相對晝醉嘯歌不比匡廬老衲强顏開禁尒有意乎須因足

下遍謝群賢教詩甚善僕道損才盡衆業矣柳方今務華溺聲上墮江東雲霧而下乃波中晚濫也滓糜蒙虎人爭走之市駭好龍獨覺心苦足下英氣朗節又在妙齡自欲拔俗甚幸幸可一往勉至王豈稱伯哉古道望之諸君矣何日相對一談老馬病久久闕報存遺往為好愧非瑤玖道人瘡痂脫即不啜糜飯菖本松葉是吾糧也諸賢有過存即先亦可市米乞火不然竈常冷耳

送黃貞父進賢明府之官書

雖知使星入里道棄妻子玄栖兩年矣有足如兀
無杖可觭何從敘潒上問對竿牘之脩有和無倡
非曰然故勉爲道耳昨足下寄音乃薦卿使悞投
君采許轄到元夕三日矣今日薦卿過言足下官
舟已發所問前事方在拘拘不能成一書然與薦
卿議治政如推車耳每過易轍俗異宜異時異神
而明之存乎足下爲圖驥相告是拘儒也如僕初
治舒以舒政行千乘不得什二身一不能守而能
推之人乎僕爲賢者慮唯三言才高者喜事性潔

者格物名感者厭人道之忌而世之所推也天下
唯人不可陵唯人不易調唯人不可不與吾不能
與人而爲人與我何貴賢矣足下賢者賢去自賢
幸善留意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有旨哉
僕貧無蠃一贈行亦雅如賢者不取所有章服昔
入都製之令屈子集芰不宜推周補布亦不宜也
與蟬敝于在笥無寧朋友共之敝送一襲足下如
曰與子同袍被之則唯愛必其曰衣不如新故之
亦唯意唯足之下度中戀戀何如耳仰切仰切

寄臧用甫金谿明府書

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鄰理近見士大夫官遊者時頌亟稱之

天[illegible][illegible]懷吾猶希先儒遺風庶古無名之樸建德

鄉耶是下鳴琴澌月報政何若今至卑秩若劇

乃昔為名栢所羨又為其狎服劇而便宜究化易

也用甫才具綽深又歷久矣好自愛善為之善事

不如省事不喜露失不緩此在才人時當自束善

奏刀者必禁多刪抑又道陰禍實在此者眷居縣

四年廩廩未嘗决殺一人解脫死囚世戍二三十

口往癸巳歲海上病還垂盡死矣且夢大士呼而
曰女今甲當死以有陰行上帝貰女不死矣甚矣
人貴陰德此言須述以勸天下令君為銘座右勝
讀太史公酷吏傳十行也足下長者家居以寬靜
稱何難百里此語自足下度中道人一身隱山谷
善心無所效見勉告良友一存吾言即吾德耳道
人靜業如常獨加辟穀每百日小癯矣神理不減
飄飄如獨鶴林中故人無念家孝已致尊旨并須
貧靜大熱不多具

上座師張理吾先生四明太守書

海客過江都譚循政卓絕龔黃名下不虛救時有望弟子深慶深慶弟子七年為道四年辟寒今一月餘辟穀矣膚革日柔神日善旦夜蚩蚩天遊道悅遂成烟霞之癖不復知家安有人間一丘玄栖兩歲褁足以故四明在望五馬長違罪坐此耳日下既免爨火空身飄飄便擬單衣一杖童子擕瓢遍歷名山以秋風入天台為首路此行重謁師資注夙懷直恐黃冠芒蹻非所以躡黃堂之庭先

生宵假威重存舊門墻別行方外許以羽服請見國門之郊數里乎弟子始敢上通不者唯有望洋一拜耳春首遠使隨例上報無馳寸草會陸廣文之官下部敬附嗣音仰俟退食陸君太宰族從方伯南洋先生冢子往日師臺宦若猶為諸生必所知名者夙儒駿才高門名德涖玉不剖淹屈一種每飯未忘鉅鹿也以先生士元拔十之奸得為荀令一御之榮蓋有天幸神遇弟子聽云以酒投醪味在必合先生寧無以首席處之乎追風之步策

以王良路人皆知為上襄千里則廣文之幸弟子亦與之誰謂江遠引領依依恍焉在墻懸企無任

報門生王木仲家植孝廉舊字以建

馬吏部聊春遺東書攬知以建果魁齋暑召友人言夙昔舉一觴樂之豈黃躡景見者都知千里道民望景獨早耳不當伯樂也書鄙至審具動靜故人心尚介三咏遙欣宛談几席道民興居孚孚都無可言放後三年不入市不涉交往前年閉關聊歲棄家處脩谷神逍遥山水林竹之間業頗成矣

單衣禦寒已歷四冬今春忽發瘍四大如廢百日
痂脫而且辟穀矣松葉一握胡麻三合晨起一服
便過終日此外了無啜道人如此于世又何求
何技哉已試兩浹旬矣需久竟得斷粒自是天地
中無絆散人将以一瓢一杖偏遊名山窮披邪脉
兼覓濟度或東到岱嶽訪六著對博當使一青鳥
約以建共談石閭下得無欲下風問手幸俟匆謂
狂言澤畔吟自非山中人事謝無念今日鯨波外
恬蠻賊内作四海騷沸如被干戈范文子外寧之

憂不遠旦夕以建業貟東方豪傑練要自愛他日一出江濟吉甫方叔之業行當任之耳咎禹戮力于尭世姑射汾約于神山此非天地大幸乎不佘雖雲霞之間亦自憂爐鼎衆遊方內外各勉努力道遠悠悠心藏奈何使迫不多述新刻并寄齋頭春茗聊将南味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九終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庚子 廿六首

致海州尉淄姑夫玄石翁書

天道無知戚壽善人庭樹早彫堂萱隨落三月之內素冠入哭兩帷眼眥為之四裂肺腑之痛如此姑翁骨肉之慽可知也緬想吾翁刻意砥節五十年績學奇貧不一試轗壈百憂既備嘗矣謂長發

嘉衜稍坐享期年之樂大弟材質楚秀落落如巖
松居乎几席談讌不减潘阮風流何辜於天何罪
于人而一朝暴折夭札至此非徒有肉誰能無恨
䓁長㖫長㖫事已如此命也如何今日大人當百
倍忍情䫆後無為毀性悼往卜子喪明莊生鼓盆
二者酌其中焉世業既知門風未謝諸孫丱角提
孩拮据羽翼此日此鉅擔我大人一人實肩之詎
便有弛期春愚無識不習世伎妄謂臺下宦遊徒
自苦耳政成牒移後世償禁名無負便可抽簪割

綱歸老菟園以杯酒優游課孫保世樂長生此上策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乎唯達人圖計之長春道力日益辟穀一年矣逍遥獨往獨来覺如此寄天地間無所不可大人歸空谷有意須坐進代辭遠念旅況不儘謹遣興居附上區區積意海鶴在山未能騎下官署候主人但懸懸耳

復同年沈仲禎青浦侯書

兩年入室絶逢迎當明府之皃東鬮無一適莫遂故人三歲不面悵恨憧憧耳比出山見親知與還

往吳門所在賓客稱青浦侯不絕口每談道人輙
鼓掌以和故自知仲禎奇絕當高目營四海而詘
此枳棘如牛鼎瀹鷄士元非百里才也然士者窮
經經世顧其展有効取满志不負耳何庸問階階
亦何嘗限士士自限介往日嘗舉海大夫贈足下
行方今域中沸湯志士都歌巷伯物極必反足下
姑以數載優游鳴堂琴異時一起鳴仗馬探天下
遺黎亦平生壯心自快乎自唐韓侍郎到仲禎爲
三賢企之望之矣三江間薦紳之客多豪俠其俗

雜華善治者因而調之下乃與之爭維桑之恭自
長者昔年洋獮等是賓是明吾心厚躬護人形安
心和故當妙用神明之乎涅而不緇賢者無慮焉
承起居道人王辟寒暑故人所知一年辟穀未知
也故吾以忘形神逍遙聊自藉手報七年吾行兒
頗能讀父書除夜前三日復舉一雄乃完吾人道
債矣將且候北冥釣東海望三山以賦遊仙百讀
潮門即近有使君在滬且當避影耶道人四大跡
布一室黃紬佳既侈無所用拜存宿昔內懃遺行

也

上太守陳弘守公書

竄斥遺民匿景巖谷不敢一聞名奏記公府久為臺下化外罪人矣何可復嗌口千澤今日臺下張羅延俊公典也又無可言私顧如三五子弟希進大銳望恩不量日夜數數引諸冠帶舊事責民以故吾強民以從衆謂寧為親受惡何忍滅倫要名與妄言而臺下不聽猶俞不言而坐失時也恭求忘情閒此不任悽然伏計生儒三年矻首一期

致遵民興有罪業而堂下薪熾盛意萬一推心有所畏將予則民嘗從士後未必獨苛怨曠絕斥之格外也謹冒昧瀝名上封候命或賜甄品併錄可造天地之造也民未敢必為父兄家長不能居恒督訓而代私請覬倖為民不能奉憲倡衆而碌碌狥俗亂法民實大罪愧古人多矣

上復座師張慎吾先生大祭書

弟子遵師十二年不奉起居亦兼十年生我既逝成我何人有向敢怠殆非人氣今者天幸開府吾

越數百里近不從几杖而夫子既臨之又遣存之在三之謂何借百口不足解剖寸心不足明矣拜稽手翰額天枝地歎已繼泣然弟子出世餘生耳往病海上逃于九死遂懺盡人間習黄老術生之經幸而卻疾制魔留形延息又以狂被放還山無事因屏跡謝家卒業入室主與之間天相其能辟寒六年辟暑四年辟穀二年餘矣形疲極而復存膚刻盡而再腴妻妾子女生活一棄不問而門外斷絶閉罪往往是一郡盡咲為顛弟子亦以枯木

寒灰壓膏喘呼日月之下凡于蠛蠓蜉蝣止耳凡碧乃一瓢一囊汙漫放浪山水之間不寒不饑天遊無之环可此皆人力不至天之不可期者也幸以息功了手稍稍重理人間玩世住形遊戲三昧試之無恙而後就遠走今来西湖望錢塘洋洋涉江有日矣而兒女患痘蒼頭追還孥于身一無累世一無求五嶽四海何非吾家而蹈地縛足在此獨為二弱息耳生何從来未忍絕所生之種故一聞奔還骨肉切心聖人無情未易言也謹拜使屬

辭謝命陳罪略述所以以祈在宥大惠頒自夫子敢同世交復作硜硜益罪愈疏稽首拜龔為弟子山行買藥足過三月耳領示鬢髮已宣非十年前形容不覺刺心由壯得老人故獨難逃耳一生受師恩無報今欲以此道望進當拱璧夫子有意乎天下固安得仙人上古聖賢皆長生有道者不獨始老莊理甚情信弟子無他異三年短髮愈長今年落齒更生矣夫子無意乎一點為康久賦無衣夫子肯以世外禮見不遠月日頹野服候于嚴陵

之下入舟总遮不夜宙一皇恐皇恐

蒼城石勤老丈餉酒器書

常念老翁山中居甚樂也未得從杖屨索酒石門花竹之間乃下逮餉耶松花休糧人常飯含桃曰可未餘顆不須柘漿絕無內熱比來二物外了無潋灔夜開雪酒陳菓令九歲大兒緩酌拜膝下小兒抱中奉觴勸醉陶然小卧起歌八公芳草西望山中人恍忽驅淮南雞下雲間遥對大樂也人生行樂耳富貴何有哉三十年來親知都老矣久詢

老翁頭須盡白已斷家絕慾政可煙霞菰蘆間兩人作好往還成一段閒緣耶兩程偶出後者山中白鹿不至則湖上青雀一往可到山有弋川有釣山有蕨筍川有菰蕈不用攜錢入市不用割烹不用開席至即埽地倒皮抱尊而飲飲已便卧不問客主興已便反此吾輩方外飲人老景風流也翁肯如約乎脫矣何能遯世中亦漫何須世中轉恐世中人羨我等曰求閒不得有道自却飢寒外髮長齒生衛生之經人人可習老翁能常往還安知

白頭不復作紅顏

荅臬憲李本寧使君書

道民長春三十而官好為文辭四十入道矣復狂殭諫當是時意有所憤才氣俠癖負無守而役吾蚩蚩耳寧望古賢于今域中大豪長者曾何當陪一馬箠之廝哉幸

主上放棄還山了道固無他異且五辟寒暑再歲辟穀獨往獨來脩然寄世上蜉蝣耳田觀故吾大夢大覺明公所言叔玄所陳皆謬抜道民五瞽之

時且然亾實猶未知春於執爨食豕之後也慙愧慙愧明公知文亮節注心執鞭三十年雖在出世伏外削堅于道有之獨計𢢨墮不借望憲節於會城于吾法無例而開世法之討明公內召須耳境外江海之上烟霞無禁終不令此生悠悠一不望龍門也道民辭公府賜已六年以明公別有惠教又索之刑外敢拜雅辱永存知已故業有刻附塵清攬悤悤諸未及布貟罪貟罪江南早濕多瘴道體善自愛

辛丑 三首

答門生李明府[illegible]書

結夏西湖大石頭邊徐忍房雲中三鳥不下得天上雙為緣之間我離騷騷人飲蘭餐菊枯槁憔悴道人拈芟指耳不飯青精自好容顏山中澤畔大自河漢瑯仙令政美兩邑種花甚嘉不知成蹊比最蔡桿閒吾樹木何多令漁父舟止入武陵不能入河新知晉也注注吾昔有狂心如赤丹已盡付鼎中燒成白雪在易之三爻耳革不食矣玉鉉金

錢周應寄良友為中興和羹令曰百里且須善藏聖咲割雞理固非戲故恐新發硎而人惡其鋒或至朱穆千將之譏乎足下篤誠有長者風循此不難也損料大修道卒歲無衣食妻妾子女自足負郭百畝成都八百株領此化九液又財須刀圭會西湖中元開之司成長孺吏部迎西來于闐二師施盂蘭嚫口大齋遂付作十斛飯爲令君廣福亦廣邑厲仁政耶地下三塗八難億萬口能使君不既多地上八口耶僕兩得于大兒七歲諳書曰四

十行小兒目如長康用張含藏豈吾腹中玄珠化在掌中耶人見者稱曰佛子道種吾今人用果矣斷房周年矣前五年辟寒三辟暑再辟穀不久當爲姑射處子不直畏壘大人也足下名遂下風問于何所

荅同年沈仲禎青浦明府書

道弟遊則汗漫居則忘機仙凫往還朝天野雀翔戲雲中竟不知也別遂五霜矣念懷可言足下牛刀不謝丁技巖邑亦大費剸割戴星歲久善刀無

損無乃損頭鬚耶道降穀垂三年更生更黑果有之恬㥄之遊無日不愉以方君侯自利利人兩得相當不爭兄弟婚姻詩人所詠道播臣遺民拙能貧業明府擇對拂棄三揖萬石隆隆之高門而下問名故人高義自在于道何與而來書常用縷縷非所期與蘭之言也良愧良媿五斗署月計餘幾何可時時分料錢存故耶每浪遊三江間咨使君三吳吴士多能津津此無負予生雅許然間有口君侯神明曰伶利人也吾師云大巧若拙明道若

昧其精以治身緒以治國欲以吾脢補君之明可留意乎

上王別駕府君訟犯奴書

民魯人也樸無他腸所以狀送二犯僕者固以上信臺法實以下惜名檢欲借甚重以懲奚補牢爲淺保節意至迫耳荷厚仁甚謙謙至德卻還不理民驚汗背不知罪所出若以未同之言不自奔想民實有罪然而實非敢偃蹇作傲也自放田野杜門引過嚴

天威耳臺下諭以家政則民乎日不督教之過令
日事發殆非家政可治家政教治格虜不給使云
耳如其跳梁把壞不逞在居乎亦唯藉託公府以
爲詔誡曰不率大者必送官重案如法送而不蒙
理自此奴輩猖被如羊牧狼無復忌矣且又陵之
作姦冐利犯科無罪人何不爲爲何不至冠紳之
家門外事多不及閒民又跧伏山谷四五年何由
追隨二三僮僕如保母以任無咎既往不知好冐
之有無或什百而幸一猶賴公府懲艾之政圖保

厥後蔑而不懲不如已猶有虎豹在山焉今民將無顏以督家無說以儆辨是自窮之道也民今卧不安枕矣臺下所存優恤之綏節民所懼縱釀之大禍臺下貰之者今日之許未成民慮之者後日之漸不可長臺下推心為民一諆其長民實有恫恩不得自已者焉服之毋自効顏峻之父別宅人無有不愛其子計長而遯于禍也昔者顏水之歌近者潯溪之變皆兆于廣心弛檢不自早督飭閑衛而辛沸如迄于不可挽令臺下見其端而民坊

其卒矣用是泥首灑血披陳肝膽私憂稽拜再進
下言語曰人無遠慮民則懼之記曰君子愛德惟
臺下圖焉臺諭云獄已處分所處者兩造之辭今
所進者民之辭也文即連綴情自兩行此奴首事
造謀鴟戾亾行不軌之尤尤難曲法貰之是以此
為建鼓而招于衆及紛紛更起而愬于公府已晚
矣冐昧激切不知詮次㩳唯臺鑒皇悚死罪

壬寅 計二首

答舒城張振傳門生書

去邑二十年趙人之思尤不能忘故亦人情柳建
德之鄉注心縈不已已那能脈脈起一二名山二
三君子酬對文談忽焉如昨往之夢寐今之神遊
乎雖被閒放涉江遠遊固其故也為二子提抱攜
膝共向鞠憐出門阻難于何千里昨送錢太守較
飲執手與道舊遊停官舟移晷淚隨言下僕故四
海有情人雖在出世遣不此盡太守賢長者諸名
流蓋已在其耳中寧復勤遐使走尺書見屬亦讀
雄文茂藻玄詣直當名下作者別來日上至此此

當速飛而三垂翼舒運氣常屬晚成如程子一往三捷然亦齒不早矣蓋山川地脉然耶韓樸者三上而售市琮璧者一出倍利如足下既雕既琢貴罷也出必傖父賈竪争識爲奇何用傍之人標表招搖以號而市乎然進趣自學士之大薦拔蓋周行之常亦契舊之情也所有不盡如自盟何實念好女不獻美玉不沽云士重尒僕不欲爲景監王稽之因而欲爲楊淂意馬德操游談于廬伏龍以示無意必然而後遇合兩相重而三相善故不以

顯報足下應悉此意遠遊非士儀僕不帛不穀數年矣不勞惠念如此一行脚可遍五嶽尚長婚嫁期吾已過之更待完了猶須十五年僕坐室如圄苦難久待江山之興常招人三二年或瓢杖禮玄徵訪岣嶁汎濫楚江則巢湖衣帶也或邀故人共洗耳甚佳事可許

上陳太守會議均田書

道民山林汗漫久矣小走奉趨刺追之錢唐江上亟歸理衣冠不具不能趨侍下風陪議痛念差役

大事桑梓至情地方異變自有匈心何忍坐視思輒雨淚要東南民力竭久矣由改糧為里三十年來中家無不蕩破非始今日顧今日承其極弊又畐衆為政下市推而上矣法遂至豪富詭隱而赤貧攢陷民貧衆而富寡一呼千擁易聚難散風波之性其勢使然狠狽決裂犯上侵下事可痛哭此明府以公委圖正圖正以私市而累明府也非法盡不善也就中清覈調停益其富汰其不足與衆共之此屬反手易耳遲遲而持太甚遂激以至均

田均田甚善甚易實甚難也緣于不得已集于遞
不得已則上懸怒遞則下難知一不詳慎弊更百
出民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昨也如此亂無日矣
驀還舍見市傳言者三百畝一編均搭一畝半畝
無得空戶此或出恐喝謠語然而與人益恂恂矣
又聞令下日大戶花分詭寄如市待旦憂思欲陳
一芻佐公議備採擇下以請百姓命仰以稱堂下
至意解紛濟患民死且不朽然民實無他言實不
易欲吐又茹略具梗概耳夫均者平也公也必無

隱而後均必無析而後均必無多倖而後均必有覈而後均必大通而均必稽于田外而均必差于田內而均必定從定則千里之後而均謹列目爲八以呈上督未敢下悉議廹而復多虞也記曰夫民閑于人而有鄙心又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唯臺在宥死罪死罪

定優免 請如制加寬法兼仁而後可行

清詭寄 自清而人清之

攢花分 于統于父如綱統目

擇公正　明而才而行而著清衆委之等差委之

正都甾　仲多紛少

覈市籍　一皆二舍皆之公正仿以甲排戶而稽之

定田等　三百畝每百畝降一等三則專洒通融

免共貧十五畝以下者

註戶差　戶分為二差分為三

宋太復乙集卷之二十　終